

# 光仁中學第八屆校友

畢業卅週年紀念特刊



2007年12月29日拍攝於台北縣三峽大板根

## 編者序

「我一定要功成名就，才參加同學會」……一位大學同學曾經這麼勵志地對我說，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他那堅定的神色，但也直到今天，我猶不懂，為什麼參加同學會必須功成名就？

為什麼要辦同學會？為什麼要出什麼紀念小集？如果你這麼問，我實在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近一個月來，我每於夜深人靜時，從信箱點出同學們的來稿，細細品讀，好似什麼都不必說，就有一份深深的會意與感動。

義班的黃偉瑜，帶我走進他初初踏進光仁時的那份忐忑，他和仁班的陳金山一樣，細緻地描繪出高中三年的歷程，老天，我早不記得的那些點滴，都經他們活化起來；仁班的林曉華、何曼玲，情感細膩，用母親的眼，與孩子一起體驗生命的起落。

愛班的蔡梅影，這個高瘦的美麗女子，與癌症對抗，堅強、樂觀又自信，與她每天照面的，是面析透人生的魔鏡。

仁班的李正詰、忠班的吳能偉、愛班的胡憶華，接起這卅年的天線，讓我清楚知道他們畢業至今的發展；率直的葉芸，毫無保留地說明，她為什麼最近搬到西雅圖。

可愛的陳貞文，認真地比較我們卅年來的變與不變，還不忘製表說明，看來誰都逃不掉得自我檢視一番；爽朗的陳美伶，多年來是許多同學的情感橋樑，也因為她，能有這次的再聚首。

一直在光仁教書的施雯綾，語重心長地提醒大家如何繼續疼惜光仁，你想的起來，這個愛校甚己的她，當年的裙子可是短到不行……

幽默的湯遠智，邀大家去加拿大幫他鏟雪；老成的馬遷，用我們快要忘掉的古文向大家問好；更令人高興的是，當年讓大家又敬又愛又怕的王老師，一樣有元氣，與我們分享她退休後的近況。

你也可以看到錢文原的「小」兒子，兩人幾乎一個樣，姚宗英、陳柏年、徐顯光一家的滿足微笑，劉曾芷、朱為愉在電聯車上的合照；同樣有趣的是高怡宣，這個熱心公益，正經八百的同學，寫的是怎麼找到久未見面同學的過程，有如尋人的教學篇。

還有我的全家素描，很多同學可能會心有戚戚吧。

臨到截稿前，我接到孫自強從美國的電話，她熱心地想匯集美國同學的生活剪影，雖然最後仍舊來不及，但至少稍來佟儀夫婦結婚廿五年慶祝會上不少同學的「倩影」。

這通卅分鐘的越洋電話，是卅年來，我第一次和孫自強聊天，連高中時好像都沒這麼聊過，可是，沒有絲毫生疏感。這，就是同學。

正是這一份共同分享，無須言語，眨個眼睛便能會心一笑的知己心情吧。卅年前巧然相遇，卅年後，何須多想，就請你寬心，與我們一起享受畢業卅年的到來。

謝謝陳美伶熱心發起這次活動，且和陳貞文、高怡宣耐煩地聯絡大家、參與編輯，鄭伯勇在百忙中翻找照片、編輯、定版面，已經有好幾次同學會靠他幫大家留下歷史的印記，還有廖榮蘭(佳淳)籌劃年底聚會的場地…。大家忙的快樂，更希望十二月廿五日聚會時能看到更多同學。

年底見了。祝福大家。

孝班 王文玲



王意芝老師

收到畢業 30 年同學會的通知，無比歡喜，想著以筆代言好好發抒一番，沒想到二週前，年近九十的母親又跌倒骨折，多謝愛班鄧家安同學大力協助住院開刀及後續治療等事宜，終能於昨日出院，我趕快整理像在崩潰中亂堆的情緒，提筆趕寫這封信。

這些年我得到不少同學多方面的幫忙，點滴在心實在不是一個謝字可以表達。而參加數次的大小同學會中，看見或聽見同學們的情況，有些令人欣慰，而有些也使我唏噓，然而大家仍能彼此關懷，常有聯繫，互相幫助，真是不易。曾有一位校友對我說，他在大學時告訴室友光仁的中學生活種種，室友無法置信，認為簡直是天方夜譚，太令人羨慕了，不知同學可有此感？

人生有許多抉擇，常在多年後才能判定對錯。當年從台東來北，我選擇在光仁任教，和同學們一起歡笑，一起成長，分享彼此的憂與樂，雖然私校的工作辛苦，退休待遇遠不及公立老師，但我不曾後悔數度放棄轉任他校的機會，只因我相信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安排，果然你們使我的生命充實而有光采，甜美的回憶讓我了解什麼叫做無價之寶。

而今，我選擇提前退休也快九年了，只為多陪伴年邁的雙親，絕大多數的日子雖較單調規律而受約束（不易遠遊），我也無怨，因我不希望忙於工作而將來有憾。現在偶而幫大考中心作學生解題的錯誤形式之分析；每學期也在永和或福和國中擔任生命教育課程的志工，讓年輕的孩子認識並尊重生命；每週固定時間到教會聚會；任教過的學生有時也約我聚聚餐，暢敘過去現在及將來，這些都讓我感覺幸福快樂。

期待見面的日子，我們可以寫更多歷史，願主的恩典與祝福賜與每一位同學！



## 思想起

黃偉瑜/義班

緣起：

我是屏東縣的小孩，高中以前，我最遠只到過高雄，其實那時我只知有建中、附中、成功、而不識光仁、辭修，當年參加高雄的聯考失利，要北上時，母親怕我攜帶證件坐火車中途遺失，所以郵寄，而賽洛瑪颱風重創南部鐵公路，致郵遞延誤，來不及報考辭修中學，因此只考了光仁和建國補校，我一心想念後者（好歹知名度高），誰知在台北火車站請教了兩位北一女的學生，她們卻極力推崇光仁，故成就了我們這一段因緣。

高中三年時光，在我的成長中扮演著極重要的過程，更獲得許多人生體驗。



學習獨立：

我家住在屏東縣南州鄉（沒聽過吧！），高中三年裡除了每年春節那週回屏東外，我幾乎都待在學校當長期住校生，其中生活、學習、心情完全自理，剛上台北人生地不熟，每當週六或假日前一天看同學放學回家，心裡總有點難過，記憶中宿舍常只剩下我（雖有遠地林富榮、樊既白、田耕明、楊正卿等人，但好像大家都有親友處可去，不一定會留下），冬天的台北，天空中常是灰灰的（若是下雨就更“淒涼”了）冷風呼嘯的校園裡，除了偶爾出現陳方濟、方中兩兄弟瀟灑的打籃球的身影，就只有修女與狗，那時的我就已經深深體會『自古英雄皆寂寞』的心情了！記得幾次感冒生病，當昏睡後醒來總有喜獲重生的感受！另外難得的經驗是當時應可算是『泡麵達人』，舉凡統一系列，維力系列種種皆嚐遍，乾湯兩相宜，鋼杯調理無數次，香飄宿舍與教室，（只是現在的我不免常想，若是高中時營養均衡我會不會長到一米八？）

師恩：

溫雪藝老師，程天虹老師帶領我領略中國文學思想文化之美；王朝松老師不倦之教導數字奧秘（雖然資質駑鈍的我，有些到今天仍不明白，但他真的很用力教）；毛應駢老師從生物生理觀點除了專業還教我們男女有別，如何當個體貼的“好”男人，曾玲玲老師教我怎麼讀『歷史』……，印象中光仁的師長都很溫雅和有愛心，連一般學生較害怕的訓導主任（我曾在中秋節和幾位住校生被鄭主任招待晚餐），教官都很慈祥，都以教悔代替訓誡。

友誼：

或許，看我是遠離家園的異鄉遊子，每一位老師同學都給我特別的照顧和友愛。常教我數學的林傳盛、劉儷琳、李淑慶（甚且重考時，我都還在用她的數學筆記）；重義氣給予兄弟般友誼的斯文帥哥，林守廉、王厚敏、王世中；有理想有抱負的時代青年，常互相“鬥嘴”腦力激盪想法的童曉儒、樊既白；愛照顧會照顧人的好姊妹王懿君，廖榮蘭；還有替我慶生買我人生中第一個生日蛋糕的蔡啟忠；常在週六夜收留我的顧寶琳；耍寶娛樂拍檔顏義興、

吳大鵬；排球搭檔，劉航宇、田耕明；才華內涵兼具的何希慧、郭斐映……至於像沈蒂華、陳美伶、羅文慧…這些『音樂』高材生，在當時我的感覺裡原本就如天上的星月；而林麗虹、靳小琦的吉他彈唱才是我可以觸及的人間。

當然，鄭傳弘意外身故的事件，讓我們在那樣年輕的歲月中就學到面對生命無常的功課，也把我們的感情拉得更近……。

朋友是我覺得這一生中最珍貴的資產，許多同學從高中以來至今仍相互提攜關懷，而儘管有些人已多年失聯，但每當憶及這些往事，他們總在內心深處透著溫暖！

生活點滴：

音樂，在光仁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周行憲發起的社團『拍譜社』；每週三午休時各班輪流播放的音樂欣賞主題；週會時常可聆聽比賽獲獎回校表演的中西樂曲；

『懷仁館』的民歌發表更為沉重聯考壓力下的我們譜出美好的樂章。

『認真上課學習，不斷重複考試』，是我們生活的型態，分數、能力的提升是追尋的目標，在這些『基本』的縫細中，我們加入了合唱比賽，球類比賽（女子籃球素有『橄欖球打法，足球比數』十分激烈）運動會來點綴，而教室前春天杜鵑綻放，圍牆邊夏日夾竹桃盛開，當作灰暗天空的一小片藍，就這樣一起笑淚交織的一同度過了一千多個日子！

而今再回首，已經三十年，內心有著『天涼好個秋』的了悟，謝謝光仁的薰陶，謝謝老師同學曾給予的溫暖和影響，且讓我們彼此祝福！



翁、老嫗也曾經有過年輕的臉龐與歡顏。

離開光仁已經半個甲子了，三十個寒暑的悠悠歲月，竟在不經意中一晃而過。但也不是完全不著痕跡，它已經狠心的在我們的腰圍上加粗、眼角上刻畫痕跡與髮梢上添加瑞雪。曾在午夜夢迴、半睡半醒之際，猛然被鏡中的「真實自我」驚嚇一番，一時會意不來，心中還納悶這是哪裡來的老人家？在此之前，從不知在車上被我們讓座的老

已屆知天命之年，生命過半，心態不復當年之意氣風發，但每當想起光仁的師長、同學、校園及那一段的幸福時光，雖然時空已遠，但永遠是深刻且難以抹滅的生命印記。

三十年前，自知資質平庸，但對人生也是充滿著無盡的期待與企盼。還很深刻記得民國六十九年六月的某一天午餐過後，走過教室與宿舍之間的籃球場，在酷熱的豔陽下，心裡想著當了十四年的光仁寶寶，下個月就要斷奶離開這早已視為理所當然而屬於自己的環境，那一片陽光灑在年輕身上的感覺，我一直都深刻留存著。

大學聯考後不捨的離開了相伴多年的環境與伙伴，由垂髫經束髮到弱冠，有些同學已相識、共處了十四年。14/18，這佔了當時生命中多大、多重要的一部份！一個棒球選手，打擊者如果有七成以上的打擊率或先發投手有七成以上的勝率，是多麼的了不起！

兩個星期前去數學補習班載女兒返家，看到一個背著光仁書包的高中女生，算一算，那應該是低了我們三十幾屆的學妹，還記得我們是第八屆，如今看來也算是開朝元老了。這樣的書包，在自己年輕時也曾經背了好多年，猛然看到，怎麼會不讓自己心跳加快呢？

想起自己在離開光仁後，仍習慣背著那已經陪伴自己多年的光仁書包上學，是一種認同感與榮譽感吧！也一直覺得光仁是自己心靈的歸屬地，或許潛意識中認定只要背著它，就可以牽繫住所有與光仁的種種。雖然後來書包漸漸的抽鬚破舊，但它仍然無法順利屆齡退休，一直捨不得讓它離開自己的視線與肩上，直到大學畢業後，那書包才功成身退。當然和年輕時曾有過的許多事物一樣，書包早已杳然不知去向，只留下些許既熟悉又模糊的印象。

我們在光仁的年代，國家與社會發生了一些在歷史上算是重大的事件：64年蔣中正逝世，

我們曾配戴黑紗跪在三重菜寮的路邊送他老人家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至今我仍可隨口唱出總統蔣公紀念歌；江子翠分屍案震驚全台，棄屍地點離我們學校並不遠；越南赤化，讓我們深知：「今日不作民主的鬥士，明日將成為海上的難民」，幸好後來台灣的民主鬥士還挺多的，所以台灣只有開放海防與海釣，我們並沒有機會流亡海上成為寫下血書的難民；那是民歌興起的年代，李建復學長一曲「龍的傳人」提振人心，劉文正「閃亮的日子」與包美聖的「捉泥鰍」伴隨著我們成長；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滅門血案、中美斷交…，以上種種，似乎和我們在光仁成長的歲月緊緊交織在一起。

那時候的戶外休閒活動很單純，除了看電影、打球，大概就是走向大自然，還記得全班曾經一起登七星山遊夢幻湖，也爬過汐止大尖山，已更名的烏來娃娃谷與已沒落的內湖圓覺瀑布也曾留下我們的歡笑與足跡。也記得，大家充滿科學研究精神，興致勃勃在校園一角試爆最新的火藥配方；高三的那一年的冬天，大屯山曾經下雪。是否記得，埔墘市場裡的一碗不到十塊錢小碗肉羹麵的味道，西門町的蜜豆冰有著甜蜜難忘的滋味；在那個沒有悠遊卡的年代，公車月票是貼有自己照片的60格剪洞硬紙卡，上學要搭台北客運265公車，而231與234似乎比較需要繞路…，還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大家都還記得嗎？

離開光仁後，最難忘的一次與同學巧遇，該是幾年前參加台東鐵人三項競賽，於賽程結束後心情大好，正享用著大會提供的西瓜，在事先沒有預期的情況下，遇到陳子信、黃心侃，不禁興奮的互相擁抱，他相遇故知的喜悅更勝過西瓜的甜美滋味，萬萬沒有想到子信竟在幾年之後離開大家，實在令人痛心不捨、難過惋惜！在得到不幸的消息之後，好多光仁時期的畫面在心中流轉而過：我們曾在光仁宿舍內以牙刷標射漱口杯一較高下；熄燈後眾人各自在宿舍樓梯尋覓一個角落繼續與書本奮戰，舍監不忍我們挨餓，有時會將他向麵包店要來的吐司麵包邊條與我們分享，簡單的食物卻充滿著另一番的美好滋味。

不久前參加應該是這輩子唯一的一次馬拉松競賽，共有四十多公里的路程，在跑步的過程中，將每一公里的路程想成是自己生命歷程中每一年的歲月，在屬於光仁的那一段路程中，我的步伐是輕盈的，內心是甜美的，表情是愉悅的。在賽前的練習過程中，為了追溯串聯成長的記憶，曾經從現在居住的大直跑到萬大路的光仁小學，也曾經由大直跑到板橋的光仁中學，當然也有從大直跑到公館再過去的師大分部。回到每一個母校，慢慢逛著校園，都喚起不少求學階段中點點滴滴的回憶。

回想自己很幸運，從小一到高三都遇到很好的導師，他們分別是：王珠蓮老師、羅吉彥老師、李正奉老師、黃立青老師、麥惠貞老師、陳宗樑老師，在人才濟濟、臥虎藏龍的同學中我一點也不突出，也不夠調皮搗蛋。根據我自己二十多年教書的經驗，這樣的學生最難在老師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俗話說「養兒方知父母恩」，對我來說，倒是感受到「教學方知老師情」，感謝這些導師與其他任課老師為我們的付出，他們努力型塑了光仁良好的環境，在課本之外也為我們建立良好的品格與氣質，所以我們同學到各行各業與各個工作場所，都是受人肯定、稱讚與器重。

回想高中住宿時，伙食不是很好，又不能光明正大吃零食，大家瀕臨營養不良邊緣，若不是陳宗樑老師與師母挺身相救，夜自習常提供我們色香味俱佳的愛心美食，我肯定比現在更為瘦弱。受恩多年，這些老師的德澤仍是點滴在心頭，希望這些老師的身體能一直保持健康並擁有幸福的生活。

中年時期是人生不輕鬆的一個階段，上有高齡父母、下有羽翼未豐的子女，可謂任重而道遠，許多責任不得不一肩扛起。但往好處想，經濟方面已較年輕時豐裕不少，身體又比年老時尚稱堪用，所以目前實在也是挺不錯的一個階段。

未來我們還有美好與充滿希望的大半輩子，應該互相約定：到了大家身上的負擔與責任比較輕一些、對時間更能彈性運用的時候，能保有健康的身體，讓我們有多些的機會能同剪西窗、共話巴山，重溫年輕時的舊夢！



陳夫人 與 陳千金



陳公子

## 過 程

何曼玲/仁班



僑居美國近 25 年，今年一月底父親八十壽誕，第一次“單飛”台灣，回到我出生、成長、茁壯、多年來旅居他鄉最思念、最熟悉、也最陌生的地方。

先生及孩子們不在身邊，空出些許時間，由大學摯友安排了一次小型餐會。這是我 25 年來，第一次與大學同學碰面，機會實在難逢，大夥又決定擇期台中一日遊，真是盡興！這個牽絆我思緒的所在——台灣，除了親愛的家人，其實有著

更多的聯結，是我吝於將時間與心思放於其中，而失去了維繫。多年沒有觸動的回憶，早已被現實及世俗塵封，直到這般年歲，在這麼個機緣下，一滴一點的被挖掘，浮現在生活各各層面中。我再度感受到年輕時的熱情、衝動、單純、理想和幼稚，很真實、很溫馨，甚至覺得以前的自己很勇敢、很“偉大”、很有意思——一個無悔的青春！

三月春假，全家去 Saratoga CA，探訪先生的家人及親友們，順便拜望兒子的好友一家。獨立樂觀又善於交友的婆婆，於公公辭世後的兩三年來，一直是獨居的，大伯嫂嫂及姪兒們常常去探望她，反倒是我們遠在德州，無法盡到人子的孝道。婆婆全白的髮絲，遲緩的腳步，不斷的講述以前的故事，和我們不在她身邊時的種種。殷殷的關懷，使我們更親近這位慈祥的老人家，也讓我加倍地思念在台灣年邁的雙親。老人家們沒有兒女們陪伴，每天重覆地過著日子，看著老伴、兄弟姐妹、老友一一離去而喟嘆著！

在加州數日，長子亦珩得知好友於不久前在 Berkeley 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個才 20 歲的孩子！亦珩十分悲痛而不解，我更是數日無法成眠，那種心被揪著的感覺，唉！擁著失去兒子的安娜，看著她不停湧出的淚水，史帝夫沉默而悲傷，孩子沒有留下任何原因，也沒有支字片語，這就是令人無法忍受的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傷痛！

上星期，對門鄰居了 17、8 年的麥可，坐在我家客廳平靜的告訴我們，他剛得到檢驗報告，下半身疼痛的原因，竟是癌細胞，而且已從骨中轉移至前列腺。他結縈了 30 多載的妻子——一位 UT 大學教授，抱著我在 driveway 竟哭出了聲，那種迷失和傷痛、禁不住的淚，又讓我輾轉難眠了幾個晚上。天天在醫院看著人們來來往往、進進出出、人生人亡，我並沒有麻痺，只是難過得無法言喻！

傍晚和先生散步，我總喜歡攀著他強壯的臂膀，讓我浮動的心思和情緒穩定下來，很安全的感覺！我放慢了腳步，不想再做一匹奔馳的快馬，被所謂的 career 駕馭，汲汲營營的



為地位、薪水及職稱，不回頭的向前衝而忽略了生活中更值得珍惜的人事物。另一半總是提醒我“細水長流”，現在我懂了，用心去懂！在生活中享受人生，是他一直的信念。用更開放和包容的態度，以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欣賞世事，用更多的心與時間，擁抱我所愛的和愛我的，思念我所思念的和思念我的，關懷我所關懷的和關懷我的。幼子亦祥初初接觸聖經，常常質疑有沒有“來生”，為了減少他“大腦袋”中的困惑，我給他的答案當然是沒有，但是生生世世和親愛的人在一起，永不分離，卻是我最真與最深的願望。

歡喜、哀愁、憤怒、情愛，再再都是感動的、美麗的、難忘的、值得的。我充實的生命，是由許多人造就的，我感謝每分、每秒、每天和我生命有交錯的種種。雖不能以“看盡千帆”來形容，但將邁入“知天命”階段之前，我想我大概已領略其中一二了！

曼玲 於奧斯丁 2010年4月8日

附：謝謝我的另一半 --- 紀明，為我中文打字，在第一時間分享這篇短文。



## It's Mother's Day!

Hsiao-Hua/仁班



Just pick mom up from the bus station. We will order some authentic Taiwanese dishes and have sweet potato porridge to celebrate the event. This way nobody needs to cook, nobody needs to taste the master piece of our once-a-year cooks, and at the same time, avoid one of the busiest day to eat out.

Elanse came home in time to join us from college couple days ago. She had finished her junior year and is testing the water to see if going straight to graduate school or finding a job is more feasible. My baby has become a grown-up in a blink of an eye. She has to face all these life choices by herself, makes her own decisions and face the consequences...I was told the other day that I could not even make an appointment for her anymore since she has turned twenty...It's time to let go.

Actually, pengchin and I are practically empty-nesters already comparing to other Asian parents around us, even though we still have two daughters going into 11<sup>th</sup> grade after the summer. Elodie and Emilie have been quite self-sufficient all along. Part of it maybe because, being twins they have each other almost all the time. Other than slumber party every night, I'm sure they have been consulting each other for opinions. Kind of like our boarding school days in Kuang Jen, but even closer still. Come to think of it, we are blessed with healthy parents, good kids and jobs that support us, there is really nothing else can make my porridge any tastier... other than, of course, an occasional hello from old friends...I miss you all. Hope to see you sometime soon.



## 我生病的日子

蔡梅影/愛班



2007年的6月16日，健檢中心打電話通知我，在我的體檢報告中乳房部份有些異狀，建議我儘速就醫檢查，當時的腦袋是一片空白，不知怎會發生這種事，在整理好自己情緒後，開始找醫生接受一連串的检查與確認，一切的診斷都告訴我“我患了乳癌”，在知道所有治療過程及要面對的體能挑戰時，心中著實的猶豫了很久，心想我真的生病了嗎？真的要接受治療嗎？

一切的一切都在混淆不清的思緒中一天天的度過，開刀的前一天，自己給自己的心理建設和老公的打氣，忽然覺得要認真面對自己的身體，老天爺給了我警訊，我要正視這件事情，在開刀房的等候室見到隔壁床的病患不停的哭泣，她整個人已經害怕到無法站立，不停的發抖，為了怕自己情緒也被影響也希望彼此能互相鼓勵，我拉開了在我們之間的那道簾子，對她說：這不是世界末日，開好刀治療完妳就會沒事，雖然我盡力的去安慰她，但她情緒依然無法平復，當時我就自己在心中告訴自己，在治療過程中我一定要勇敢要面對，自己生病了就是自己沒有善待自己，才會把身體糟蹋了，我一定要好起來，我一定要好好的過我未來的人生．．．．．

還記得開完刀的第二天，我對老公說我想拿顆蘋果去給昨天那位女病患，我希望我們倆都能平平安安，結果我還未進到她病房，就已聽到她的哭泣聲，在當下其實會有些想離開，怕自己好不容易建立好的心防會被打敗，可是想到為何我不能用我快樂的心情去影響她而卻被她悲觀的情緒所影響，那是不對的，結果，我做到了，我讓我和我站在同一條陣線去對抗病魔，從她病房出來時我更堅定自己一定要坦然面對，一定要快快康復。

一個星期過後，本以為去複診就可安排下一階段的放射性治療，沒想到醫院電話通知，我的前哨淋巴經過化驗有癌細胞，必需要再開一次刀把部份淋巴切除，也就是說在一週之內我開了二次刀，這次的開刀也相對的告訴我，因為擴散到淋巴就必需接受化療，以一個從小就愛美的我來說這著實是個很大的打擊，因為我會掉頭髮，我會變好醜，這好像比我得了病還要嚴重的事情還要讓我無法接受，很慶幸自己有很多好同學好朋友，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大家陪著我去選假髮，幫我設計髮型，“為何生病的人不能美美的，不能快樂的，一定要病奄奄嗎？”這是每天早晨起床面對鏡子時對自己說的話，“我要先喜歡自己，才能要別人喜歡我——這是在治療時最常告訴自己的一句話，不時的給自己加油打氣，更大過於醫生對你的治療，這是在治療過程中最深的體會。

化療是一個漫長又難熬的過程，它使妳會害怕惶恐為何這種治療會讓一個好好的人變得如此虛弱而無助，曾經因為白血球不夠多而天天到醫院去注射蛋白質（可以想像嗎，針是打在肚皮上的），曾經因為體力無法負荷而想放棄治療，更因為體內好的壞的細胞都被殺掉引起肝指數過高，而需要做肝切片以確保是否因為化療而影響到肝功能運作（為了要準確的切到肝的位置，所以我必須要被五花大綁的綁在手術檯上，並且還要用沙袋壓在身上以避免內出血，知道我們的肝是什麼顏色嗎？告訴大家，就和豬肝一樣的，哈哈）……

一切一切就好像作夢一樣，每天我要把該吃的營養都要吃掉，一天吃至少五餐，即便吞不下都告訴自己要加油，我需要營養我需要體力我要快快好起來我不會有事，就好像寫功課般，要把功課寫完才可以出去玩，我的功課就是每天要把該有的營養都要吃進去，每天都要鍛鍊身體，做運動，明知體力無法支撐都要咬著牙去達成，因為我不願意因為自己的放棄不積極而拉長了治療期，就這樣九個月過去了，而我也真的撐過來了，當醫生告訴我“妳的治療已結束，妳現在已和正常人一般，只要定期回院追蹤就可”“現在妳已經不再是病人了！”天呀！當時真的忍不住的對那矮小的酷醫生說，可以讓我抱抱妳嗎？我不知道要如何謝謝妳，可是我真的好感謝老天爺讓我認識妳！

現在的我，已經和大家都一樣，不同的是我比以前更珍惜生命，更珍惜四周圍的人事物，因為這病我感受到滿滿暖暖的愛與關懷，使我更願意去付出自己對別人的關心與照顧，人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感謝老天爺的眷顧，感謝老公孩子的體貼與容忍，更不捨父母對妳的心疼與包容，我們都會經歷生老病死，我們無法拉長自己生命的長度，但我們可以加寬自己生命的寬度，不光只希望自己身體健康，更希望周遭所有的朋友都沒有病痛，我願意與所有的朋友分享我的人生過程，也願意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這都是因為這次的病痛帶給我的啟示與改變，或許我的求學成績不亮眼，不風光，但是我很肯定我的人生成績單是很讓我驕傲的，在畢業卅年後的今天，很開心與大家分享，也祝福所有光仁人及家人都平安喜樂！福氣滿滿！

健康＋開心＋自信＋美麗＝我 這是每天打開MSN時對自己說的話，我覺得很有催眠效用，願與大家分享！





## 吳能偉/忠班

親愛的同學們，

十、二十、.... 三十年，若非最近幾年還有碰面的同學，我想就算在路上碰到，還能認出我的機率應該是趨近於零了。

自光仁畢業後，我就一直沒離開新竹，從大學、研究所、工研院、科學園區、成家、到十年前開始創業，都還離不開新竹。創業使公司或產品已經幾乎成為我生活的重心，所以就簡單的介紹一下我的公司吧，讓同學瞭解我的近況。

我在十年前成立了現在的公司，也就是安鵬科技(AnMo Electronics)，成立前我和太太都在園區的半導體公司上班，但成立公司後，日益沈重的包袱逐漸取代夢想成了夢魘，才知道我們原來從半導體公司轉行到了半倒體公司，因為身體倒了一半，頭髮瞬間都斑白了。所幸在數年的摸索後，終於能以自有品牌 Dino-Lite ([www.dino-lite.com](http://www.dino-lite.com))成功推進市場，也才漸漸能轉虧為盈。

目前 Dino-Lite 數位顯微鏡由於被認為優良的品質與功能，已經為國內外多數知名企業，學術機構，甚至醫療院所所採用，在國外具有相當的品牌知名度，但因為業務重心在國際市場，在國內知道的人並不見得多，即使曾經獲得國內 Computex 設計創新獎及德國漢諾威 Cebit 展 iF 產品設計獎。

在奮鬥的過程中，還要特別感謝曾經大力協助的吳忠威同學。另外，李明元至今也都一直協助關於產品生產的事務，使近百項產品得以順利生產。所以，安鵬和光仁第八屆的關係不可謂不深。未來各位同學如果有機會在市場上看到 Dino-Lite 的產品，就知道它和各位同學的淵源了。

因為分公司設在台北縣的關係，幾乎每天經由北二高往返新竹台北之間，習以為常。也因為如此，經過板橋的機會也不算少，而當 GPS 上顯示光仁中學就在附近時，總難免有種特殊的感覺。

由於工作繁忙，很難與同學保持聯繫，過去會有幾次被要求聯繫班上的同學，也沒能把事情辦好，藉此表達對各位同學深深的歉意。

吳能偉



吳能偉全家福，攝於 2009 年。

## 回首來時路

胡憶華/愛班、義班



當我現在身邊圍繞著大部份是 58, 59, 60 年次的朋友們時，實在不想也不敢說我已經高中畢業 30 年了！真是不可思議！不過光仁 3 年的歲月確實是我在台灣求學階段最多美好回憶的一段時光。至今都仍印象深刻的參加合唱比賽，歌曲是【當晚霞滿天】，聖誕節的學校慶祝，陳美伶的【橄欖樹】，藍媽的裝扮，一星期一次午睡時班級製作的音樂 DJ，當然還有民歌當紅的【木吉他】來學校表演……等等。

每每回想過去的歲月，就要獻上感謝。神給我的每一段經歷都有祂的美好的帶領。大專畢業後在貿易公司工作七年之後決定仿效姐姐、妹妹去美國讀書，因此展開了 12 年的人生新頁。其中先後在 Pensacola, Florida, 和 Corvallis, Oregon 讀書，接著結婚生子搬到 Plattsburgh, NY 和 Detroit, Michigan 生活，生了兩個兒子當全職媽媽。本以為會長期在美生活，但 2003 年雖不願意仍隨著先生，帶著兒子回到台灣而且搬到台南定居。平時先生忙著成大的工作，我也忙著在附近的大學兼課教一些國貿實務，商務英文的課程，外加照顧在台南出生的小女兒及青春期的兩個兒子。日子忙碌可想而知，已經好久好久沒有遇見同學了！

當我再次看到同學聚會的照片，看到了熟悉又陌生的同學，心中真的很驚喜！很期待有機會與老友敘舊！當然希望有機會在南部相聚。祝福大家平安喜樂！也在此向辛勞服務的同學致謝！







葉芸/仁班

親愛的老同學們，大家好！

時間真是過得太快了！還記得2000年在南加州的同學會，何曼玲提到這十年中我們可能會  
有生離死別，我們的好同學陳子信在三年多前  
離開我們，令人惋惜……

我在德州休士頓住了十多年，2008年9月被迫離職，  
算是被公司裏保守派的共和黨人排擠，大概我  
平時提倡環保、人權的意見太多，在經濟景氣  
不好的狀況下被砍。在幾個月沒工作的時候，  
倒是有較多的時間和女兒20E相處。當時在  
休士頓找不到工作，我想這是我的轉機，很幸  
運在西雅圖找到工作，因此在2009年1月搬  
到西雅圖，公司叫SITE WORKSHOP，同事們很好  
相處。20E在去年6月搬來，現在上五年級，她適  
應得很快，我老公還在休士頓，在還沒找到  
這邊的工作前只好當空中飛人。

西雅圖除了冬季陰雨天多之外，真是有山有水的  
美麗城市，希望同學們有機會來玩！

葉芸  
5/1/2010



聰明可愛的20E，2008

陳貞文/孝班



左起：林榆煊(國三)，林志峰(老公)，林榆翔(小五)，林榆婷(高二)，陳貞文

不知不覺即將步入五十歲，實在無法相信高中畢業竟也已三十周年，恐怖二字實不足以形容心中的驚嘆!!! 猶記得四年前方才毅然決然自美返國定居，一年半前也才剛買房安定下來，正想翹著腿好好享受人生之際，就在去年，母親卻患了癌症，九十三高齡的外婆與親近的大伯父又相繼過世，對於心中的衝擊與震撼可謂不小。所幸母親化療過後一切還算無恙，心情總算放鬆下來，可怎知又到了大女兒需要申請學校準備明年回美國念大學的時候了! 平息的心似乎又要再度悸動起來，相當不捨大女兒又要重踏我們夫妻倆二十多年前遠渡重洋離鄉背井的求學生活…….

有人問三十年的變化為何，摘錄如下：(什麼都變，就是名字沒變而已)

三十年前的我

三十年後現在的我

必要時需戴上眼鏡 (近視不輕耶)	必要時須摘下眼鏡 (老花嚴重呀)
頭髮烏黑	頭髮黑白相摻，所幸尚未到需要染髮地步
可快速並長期記憶英文單字	一首歌詞無法記住五分鐘
凡事充滿熱情	心如止水，常望著窗外發呆
輕聲細語，成功誘拐老公成婚	河東獅吼，嗓門嘹亮，老公自始自終吵不贏我，硬說我娘家是詐騙集團。(吐血)
笑臉迎人，笑臉常開	不苟言笑。深怕魚尾紋洩漏了年齡的秘密。
活蹦亂跳一條龍	步步謹慎，不敢瞬間變換姿勢，否則後果如何，你我都清楚… 強骨質素已變為必須品

\*\* 早已有以上初老徵兆的同學們，請大笑三聲，因為總算也輪到我了….  
至於尚未有任何徵兆者，請別高興太早，因為馬上就輪到你們了，嘻嘻…



## 近半佰的回想

陳美伶/愛班



一邊籌備著光仁畢業「三十週年」的活動，一邊聯繫著周邊的同學，有些開始「老花」得厲害(本人三十五便老花!)，有些已有「五十肩」的煩惱(我現在左肩疼痛沾黏，已有五十肩的前兆!)，有些因為「過度操勞」而引起的肩頸病痛，有些已有失眠盜汗的「更年期」症候群、、、 「人生半佰」的我們好像開始在還債了! 回台灣快六年了，大概是健保制度太方便，倒是看了無數醫生，吃了無以計量的藥。每次感冒看醫生回來，總要吃上七八顆藥，爸爸的慢性病竟每餐都要配上二十一顆藥丸子，看來藥商倒是挺賺錢的!

這幾年在台灣還能時常的見到好幾個老友，如郭斐映一年兩三次從日本回台，我這裡必是聯絡站。王鈴慧像姊妹般的一周至少兩三通電話，廖淑茹有空便來家裡串門子或約喝咖啡，何慧民在繁忙的工作間總要被我打電話騷擾一番互相調侃應該減肥了，沈蒂華及陳貞文也被號召來家裡上卡拉ok班幫忙同學生計，高怡宣數年如一日地上他的聲樂課仍改不了邊唱邊打拍子的習慣……忙碌的生活中有這些同學的相伴，好像人也老得慢些! 前些日子在後街市場附近，被人突然抱住，一看竟是「Wonder」girl 施雯綾! 這位住在兩分鐘路程的鄰居同學，竟比牛郎織女相會還難得碰到面! 我笑稱，同學再不聯絡，下回見面時，搞不好便是兩位坐在輪椅上，彼此癡望著對方的老太婆。在此之前我正巧遇大嫂媽媽，被印傭單獨放置在市場走道上，我跟她打招呼，但她只是充滿童稚的表情跟我說她不認識我、、、

「同學們，大家加油了」! 我們一定要健康快樂地一起邁向我們的「五十」、「六十」、「七十」，更希望在「八十」的我們，還能相約與大家歡聚一堂，講講當年的我們有多麼調皮搗蛋、苗條美麗、英俊多髮，數數還有幾根灰髮及尚存的牙齒。萬一我們都被印傭推了出來，請你記得我! 千萬不要尖叫:『哪裡來的醜老太婆啊! 快走開!』

這個暑假，雖然無法見到所有的同學都能來可愛的「加州」，一起歡度我們的「三十週年」，但無論多少同學參與，都將是我們美好人生中的一段值得回味的聚點! 我也會將我們七月三日的活動，以照片紀錄大家活動的情影，帶回台北，在十二月份活動聚會時，與大家分享。在此要再三謝謝許多同學如高怡宣、廖佳淳、王文玲、鄭伯勇及海外劉明昌團隊的參與及協辦! 美好的回憶靠大家了!

美伶 于台北 4/20/2010

p. s. 謝謝高怡宣的中打，協助我如期交稿!

# 我們這一家

王文玲/孝班



主角：我，你們認識的王文玲

我陰錯陽差考上法律系，又搞不清楚狀況地轉換跑道溜進新聞研究所，然後開始我的記者生涯，前前後後廿幾年了。

在司法記者圈，我被稱為「文玲姐」，實質上早邁向阿姨輩，只是大家不好意思這麼直接稱呼我而已。

當了這麼多年記者，最大的感想是，不管職位再高，社會形象再良好，人還是人，都有七情六慾，都有愛恨悲憎，不會每一時刻都聖潔光輝，所以你我都可以見大官而不卑不亢，每一個人都平等。

主角的女兒：一個高二女生。

我的女兒是個小大人，她最常對我說的話是「到底是小孩，還是我是小孩？」

因為，她比我「動心忍性」，見華衣美物而不動聲色，可以等到需要再買，絕不貪圖虛華，不像她的老媽，每次買東西都殺不成價，因為總被老板洞悉心意…

我的女兒正直而害羞，身為老媽的我，最擔心的是，太溫和的她將來在社會可否適應嚴厲的「生存挑戰」。

主角的老公：一個剛過五十，也在新聞界服務的中年男子。

我的老公是個喜歡運動的聰明男子。他做什麼事都快，唯獨家事做的又慢又糟，洗碗總沒看見水漕以外的鍋瓢，曬衣服總忘了拉衣角，到後來，笨老婆無奈，所有家事收歸己有，讓聰明的老公負責國家大事。

我們家近幾年的主要娛樂是自助旅行。主要是由我老公領銜，我和女兒跟班，去過幾個國家，鬧了不少笑話，比如說，第一次到捷克，車子才出布拉格，就出車禍，還好，趕來處理的外事警察長的夠帥，勉強值回我們錯失遊覽人骨教堂的損失。

閒時，則騎騎單車。我老公有群車友，每逢休假便一起「凸」北台灣，我呢，嘿嘿，偶爾賣命演出。騎單車讓我領略平時不曾注意的城市之美，看起來，很多同學也都沈醉其中，享受那種汗流浹背的運動之樂。



## 尋人記

高怡宣/仁班



最近在校對通訊錄，忽然想到朱啟蓉同學已經失聯很久了。由於網路的人肉搜索很夯，給了我一個靈感，所以就在某一天的晚上，把朱同學的名字放到 Google 試試，居然找到了一個工作單位的名稱和電話。第二天上午打電話到那個工作單位去，卻被告知已在兩年前離職。他們給我一個手機號碼，打過去卻不是朱同學接電話。心中滿是懊悔，為什麼兩年前沒想到這招？

過了幾天，想到或許可以到 Yahoo 搜尋，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搜尋的結果卻和 Google 非常相似。在失望之餘，看到搜尋選項有部落格，於是改找部落格，並且幸運地找到一個 e-mail，於是就發了一封熱情澎湃的尋人信。等了一週，沒有收到任何回信，心想大概又沒希望了。

然後有一天，想到用這個 e-mail 去搜尋看看，反正不會有什麼損失，沒想到居然成功了。我在 Yahoo 搜尋到一個分類廣告，點進去以後，發現物品已經成交，資料已清除。很不自覺地，也像反射動作般地回到上一頁，然後點選「庫存頁面」。果然在庫存頁面找到一個家用電話號碼，和一個手機號碼。晚上打電話去，果然是朱同學，兩個電話號碼都正確，終於完成了歷時兩週的人肉搜索。這個經歷蠻有戲劇性的，老姚說一定要寫出來讓大家知道。

後記：(1) 把這個故事講給陳美伶聽，她說這招對她不管用，我用 Google 試了一次，果然人山人海都叫「陳美伶」。(2) 我又試著找其他失聯的同學，似乎也找不到，所以是運氣好才找到朱同學。(3) 以下這張照片是 2008 年 5 月 22 日在系上同樂會表演饒舌歌手 Gnarl's Barkley 的「Crazy」，有人說很像「Men in Black」的劇照。很可惜，Gnarl's Barkley 的名氣比 Whitney Houston 差很大，不然也會上 Youtube，被點閱幾百萬次、、、。



在我們這屆仁班畢業後，最熱心公共事務的大概就是呂育道、高怡宣與姚宗英了。特別是老姚來電多次要我一定要貢獻出一篇文章，其鍥而不捨的精神，真不愧是當好老師的適合人選。說來慚愧，我從光仁小學、中學、台大牙醫系、台大牙醫研究所至今，無論是求學或畢業後工作，至今都未脫離台北一步，並未多增長見識。唯一的例外是畢業後服役的兩年，新訓中心受訓完，等待分發抽籤前到廟裡拜拜，求籤解讀後說會抽到台灣北部的涼缺。抽籤時果然抽到“救指部”，本來還蠻高興的以為是南京東路上的“救國團指揮部”，果真是個上下班制的大涼缺，暗爽不已。後來才知道是東引島反共救國軍指揮部，比馬祖還要北，位於浙江福建交界處，果真是台灣島的北部。不過說是大涼缺倒也無誤，因為我服務的單位是東引野戰醫院，除了日常醫療勤務外，每天就是看山、看海、看星星、看有無水鬼摸上來（那時兩岸還在敵對狀態），然後就是數饅頭等退伍。那時沒有所謂大哥大，電話也不通，電視只能看華視，禁止聽收音機。至於報紙及信件，僅能仰賴每月三航次的船運補給，收到時常已是2-3星期後的舊聞了。真有急事只能靠郵局電報，或透過軍用手搖電話層層轉接經陸軍總部、國防部，才能轉接至家裡，中間還有多人監聽呢！

捱了兩年思鄉、害怕兵變的日子後，終於再回到台北了。退伍後我回到台大醫院牙科部擔任四年的住院醫師，並選擇口腔顎面外科為次專科。住院醫師訓練結束後，考取專科醫師後繼續留在台大醫院擔任主治醫師，並在母系任教。年年看著一屆屆的學生畢業，感覺日子

過得飛快，並不自覺已老。不過這次接到 30 週年的活動通知，才真正感受到已近半百的年紀，不過想想也是，猶記得以前門診許多年輕或小孩患者還會稱我為叔叔，這幾年來幾乎都叫伯伯了，特別是有些早婚同學的小孩已屆適婚年齡，相信不久也會聽到爺爺的稱呼呢！

我目前主要是從事口腔顎面外科疾患的治療工作，主要的病人大宗是口腔癌，這些患者大概佔了住院手術患者的一半以上。拜台灣檳榔文化之賜，台灣口腔癌發生率年年遞增，現已是男性十大癌症的第四位。因為幾乎每個病人都是中壯年，都是家庭的重要支柱，一旦罹病，常造成嚴重的社會家庭問題。在我的崗位上，能救多少算多少。幸好現在國健局與衛生署已將口腔癌列為五大重點防治癌症，期待能逐漸降低這類悲劇的產生。除了口腔癌，其餘口腔顎面外科執業的範圍還包括顏面正顎整形、顎骨外傷、腫瘤、囊腫、植牙及阻生齒拔除等。不過在一成不變的忙碌生活中，偶爾還會客串一下義務獸醫的工作，大家如果還有印象，去年台北動物園史無前例，對熊貓圓圓施予口腔檢查、照 X 光、做齒模及洗牙，就是我不務正業的任務。期待圓圓口臭改善後能獲得團團的青睞，進而圓洞房，生出小熊貓，我就功德無量了。

在我服務的單位，也有三位光仁的校友。其一是高中 11 屆的姚宗珍(老姚的妹妹)，現在是矯正科的副教授。第二位是我 3-4 屆的郭彥彬，現任牙周病科主任、臨床牙醫學研究所長。另外高我一屆的程文玲，現為牙周病科兼任主治醫師，並在板橋開業。其它科別也有多位光仁人，如眼科的楊中美、泌尿科的劉詩彬、婦產科的徐明洸等等。由於身處服務業，常有機會接觸到過去的老同學或光仁的校友，碰到光仁人，也份外親切。大家如有需要，很樂意為大家服務。

最近碰到本班久已失聯的老同學李政達。他大學畢業後前往美國工作，這兩三年已從職場退休，現於廣東定居。過著閒雲野鶴的愜意日子，在我們這種孩子尚小，肩有家庭重擔的上班族看來，欽羨不已。雖近 30 年未見，但再遇到老同學，卻備覺親切，絲毫無生疏之感，這才更體會到那段慘綠少年，同窗 3 年、6 年，甚至 12 年的情誼，彌足珍貴。也期盼大家在近天命之年 都能享受生命的愉悅。也祝高一至高三曾帶過我們級任的陳宗樑老師、麥惠貞老師、王意芝老師平安健康。

## 卅年的光仁情結

施雯綾/孝班



畢業 30 年了……是真的嗎？感覺不久以前，才紅著眼眶跟隨師長前導，繞著校園走了一圈，已經過了 30 年嗎？

知道自己比其他同學幸福，由於任教音樂班的鋼琴個別課，除了寒暑假，每週一都會回到光仁，苦口婆心地對著小小學弟學妹們，複述著昔日師長對我們的諄諄教誨；中午依舊走到餐廳打菜添飯，看著牆上 30 年不變的警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享用廚房為我們準備的午餐……唯一不同的是，我從學生席間換座到師長席，身旁可能是教過我的老師，也或許是前後屆的校友，這樣的熟悉、如此的感覺，在我任教的其他學校，都不可能找到。

我不知道同為校友的你，對光仁有幾分認同感？有多少向心力？我必須承認：我的“光仁情結”，非常嚴重；在音樂圈裡非常容易遇到光仁校友，我會拍拍前輩的肩膀，說聲：「嗨！學長，好久不見！」也有年輕的同事喊我「學姊好！」這些稱兄道弟的問候，都讓我覺得很窩心……因為我們都來自同一個大家庭，我知道：你我真的是兄弟姊妹啊！

關起家門，想要跟自己人說說我的心情：現在的大環境，私立學校生存不易，光仁已經不復昔日風光……看升學率，延平、東山比光仁亮眼，比生活管教，時雨、薇閣更為嚴格；我很擔心，光仁若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會不會有一天被泡沫化了呢？

當了 22 年的老師了，在與學生的互動過程中，我很清楚，一定要讓學生知道，你有多麼看重他，在乎他的表現。有一句話說：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其實，對中學階段的孩子而言，人重而後必自重，應該更貼切些。

如果你跟我一樣關心光仁，是不是可以這樣做：有機會遇見光仁的學生，多注意他一點，如果他有言行失當的情形，請你告訴他「不要這樣，因為我是光仁校友，我們是自己人，不希望有任何言行，讓別人看輕你。」即使會遭白眼，或者有些孩子並不領情，我寧願相信這樣好意的種子，會無遠弗屆地蔓延開來，形成一種力量，發揮它的影響力。

雖然升學率之提升，不是短時間輕易能夠做到，但是我相信這些孩子們，如果願意對自



己的行為負責，會去要求自己，在學業上也會用同樣負責任的態度，兢兢業業，盡心盡力。我真心期盼，有一天可以大言不慚地喊出「今日我以光仁為榮，明日光仁以我為傲」這兩句話，在我心中始終響亮著……至少，讓我們可以驕傲地對別人說：我們光仁教出來的孩子，人品是一流的！

## 戀戀光仁

廖佳淳(榮蘭)/愛班



我是在地的板橋人，幼稚園到高中都在板橋市就讀。我和光仁的淵源從小學開始—讀的是光仁「隔壁」的埔墘國小，因為父親是民意代表，又是學校的家長會長，一進學校就備受校長老師們的注意。國小五六年級的教室靠近光仁，我常站在走廊眺望光仁的校舍，甚至還看過男女生在荒煙漫草的空地約會呢。

國小畢業，我想當然爾認定自己會就讀海山國中〈因為老爸是海山國中的家長會長〉，誰知光仁鄭校長與老爸見面聊天後，我就莫名其妙地被送進光仁讀書，和光仁結下六年的緣分。

初中三年間，我乖得要命〈不要笑〉，所以看到男生都躲得遠遠地，只知道和隔壁的愛班爭取秩序整潔第一名。

因為小學時是手球校隊的一員，身手不錯，再加上光仁很多同學不愛運動，所以不論籃球、排球比賽場上，都可看到我的身影。不只球類比賽，我還參加跳高、壘球擲遠比賽，也都曾打破學校紀錄，為班上贏得第一名的成績。

上了高中，男女合班，面對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學，爽朗「大姐型」的我，當然發揮愛照顧人的個性，免不了和男同學打打鬧鬧。全班有 57 個同學，男生 38 個，女生 19 個，同學總說我是那第 39 個男生。唉，真是的！我這麼有女人味竟然……………。

高二分了班，無法和好朋友同班，心理難過極了。我一度覺得自己班的同學愛玩、不守秩序，不喜歡和班上同學來往，成天往隔壁班跑，找好朋友聊天，直到高一下交了男朋友，與班上同學更為疏遠。

畢業後，重考、讀大學、結婚生子到工作，都沒有再和高中同學聯絡。直到陳美伶回台灣出了刊物及通訊錄，才發覺近 20 年時間都沒有和同學聯繫，全然活在自己狹隘地的生活圈裡，完全不知同學間的事情，覺得好可惜。

後來和高怡宣、陳美伶、鄭伯勇在光仁辦了幾次同學會，才漸漸回復和同學聯絡，慢慢

成了同學會聯絡人的固定班底。承蒙同學的支持、熱心參與，同學會都舉行地十分圓滿，當看到同學歡樂相聚，先前籌劃準備的辛苦都值得。

盼望今年底 12 月 25 日晚上 30 週年的聚餐，同學們也能像以往一樣熱情地共襄盛舉，一起來分享畢業 30 年後的感想。





2001年10月13日同學會攝於光仁中學餐廳

12月25日的聚餐已確定是晚餐，地點在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7號  
上海鄉村餐廳 電話：02-23965154

